

相思意如何

——《诗经》爱情诗中的单恋诗浅析

杨世勤

(菏泽学院 中文系, 山东 菏泽 274000)

【摘要】《诗经》中的爱情诗内容丰富,单恋诗歌也是其中的一个侧面。《诗经》对于单恋中男女的情感状态描绘得细腻传神。相似的单恋情态中,对于人物细微的心理状态的不同也有入木三分的刻画,从而使每一篇作品都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风格特质。

【关键词】诗经;爱情诗;单恋

【中图分类号】I207.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1)04-0036-03

《诗经》中的爱情诗,在过去多遭政治或封建伦理的附会,如《周南·关雎》被强解为歌颂后妃之德、女子不妒的诗篇,《周南·汉广》则被冠以“德广所及”的主旨。后来人们渐从传统的儒教解经的笼罩中跳脱出来,努力从文学的角度寻求诗之本旨,《诗经》中的爱情诗才渐渐被拭去灰尘,露出本来面目。当然,因为诗歌的语言含蓄凝练,且诗无达诂,有些作品也确有多种意义指向,情诗说往往是众多主旨中的一种看法。但总的来说,《诗经》中描写爱情婚姻的篇章十分丰富,有对爱情的憧憬,热恋中的欢娱,分别后的刻骨相思,恋爱中遇到矛盾、挫折,婚后的卿卿我我,征夫思妇的互相思念,以及女子遭遗弃后的悲哀凄凉等等。其中对单恋中男女的情感状态的描绘也相当细腻传神。

所谓单恋,是一方热烈执着的追求或者付出,而另一方不见回应,或者没有及时回应,于是诗歌成为主人公单向的情感抒发。有些诗歌,如热恋中男女暂时分别而抒发的强烈思念,如《王风·采葛》,因为有潜在的感情呼应,因此不属于单恋诗歌的范围。有些作品只表达对对方的欣赏仰慕,没有说明对方呼应与否,某种程度上近似于偶像崇拜式的赞美,本文归之于单恋诗的范围,如《简兮》。遭背叛或冷落的女子对对方十分留恋,渴望对方的再次关注,则仍是感情的单向付出,有些不能判定是恋爱关系还是婚姻关系,本文归之于单恋诗歌的范围之中,如《秦风·晨风》。以这种标准划分,诗经中的单恋诗共有16首。

对于主人公来说,单恋是爱情不圆满的状态。但得不到更引发人求索的欲望,对未来抱以更美好的幻想,情感的表达也因局部的缺憾而有更深远的意味和耐人咀嚼的余韵。因此描写单恋的诗篇也

是诗经中值得注意的一部分内容。

一 青年男子的爱情美梦:《周南·关雎》、《周南·汉广》

《周南·关雎》是诗经首篇,也是一首求偶不得的单恋情歌。余冠英《诗经选》云:“这诗写男恋女之情。大意是:河边一个采荇菜的姑娘引起一个男子的思慕。那‘左右采之’的窈窕形象使他寤寐不忘,而‘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便成为他寤寐求其实现的愿望。”^{3}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此诗中的青年小伙所爱恋的女子的形象是鲜明的,她既有外在的体态窈窕,也有内在的贤淑和善,小伙子自信而又执着地追求她,但结果却“求之不得”,未能如愿,因而“寤寐思服”、“优哉游哉,辗转反侧”。由对爱情的美好憧憬、热望,转而成为失望痛苦。但主人公的情绪并没有顺势下滑,沉潜到绝望的深渊,而是充满希望地幻想,如果能够和爱恋中的女子结合,自己将“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与她度过和乐美满的时光。

《周南·汉广》的主旨与关雎相近,“是江边人民的情歌,抒发男子单恋的痴情”。^{[4](10)}江边砍柴的小伙子对江上游女心生爱慕,但江水浩渺,不可渡过,姑娘也遥遥而立,可望而不可即。与《关雎》同样的求之不得,而且也是通过幻想和爱人的聚合来缓解内心的郁结之情——“之子于归,言秣其马。之子于归,言秣其驹。”在单恋的痛苦底色上,也涂上一层充满希望的喜乐色彩。因而这两篇作品都是失望而不绝望的单恋者的歌唱,具有儒家“哀而不伤”、“温柔敦厚”的色彩。

二者的不同之处大致在于,一是风格不同。《关雎》中君子淑女的形象、带有钟鼓琴瑟的生活场景,

收稿日期:2011-10-17

作者简介:杨世勤(1970—),女,山东菏泽人,讲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

以及主人公情感的节制使诗歌表现出温雅中和的风格。有学者因此判定主人公的身份为贵族子弟。《汉广》的情感表达质朴简洁,诗歌风格朴实无华。二是《汉广》中单恋对象只是笼统的“游女”,没有窈窕淑女那样的鲜明具体的求偶标准。三是即便有充满希望的幻想,诗歌因为每章反复咏叹的“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而有脱不掉的忧伤无奈,因而《汉广》的调子不如《关雎》中以美好的想象结尾更为温和明朗。

二 伊人的水边情思:《秦风·蒹葭》、《陈风·泽陂》

有些诗篇对抒情主人公的身份没有确切的说明,但追求爱恋之人而不得,并因此伤怀不已的相思意绪却表达得非常清晰。

《秦风·蒹葭》描绘主人公对水边伊人的热烈执着的追求,伊人或“在水一方”,或“宛在水中央”,遥遥不可接近。而主人公不顾道路的险阻漫长,“溯洄从之”,“溯游从之”,不言放弃,有不可为而为之的坚持。诗歌在“蒹葭苍苍”的凄迷背景下,显得惆怅满怀,忧伤哀婉。

《陈风·泽陂》也是抒写相思而不得见的伤痛。在长满蒲草与荷花的水边,想念着“硕大且卷”的“有美一人”,主人公在极度的思念痛苦之中“涕泗滂沱”,终致伏枕难眠。

两篇作品都侧重于背景画面的描绘和意境的营造,而有意虚化人物的外在形象,使人物完全溶于自然,形成完整统一的画面,更好地烘托了情感,延伸了解读空间。苍茫的蒹葭,凄凄的白露渲染出迷离惆怅的意境,使《蒹葭》具有了朦胧隐约的梦幻美感,且使诗歌的意蕴不局限于爱情的追逐,而是自然而然地达到对人生、理想不懈求索的高致。王国维称之为“最得风人深致”。《泽陂》的背景却是清晰明艳的绿蒲红荷,主人公的形象如同剪影,两者相交融,求之不得的悲伤被更好地反衬出来。两首诗的背景一朦胧,一清晰,同样起到深化主题的作用。

三 率真女子的火热情怀:《召南·摽有梅》、《郑风·褰裳》、《郑风·东门之墀》、《唐风·有杕之杜》

与温和敦厚的求偶男子相比,抒情女主人公则表现得泼辣大胆,表情达意直接干脆。

《召南·摽有梅》中的女子看到树上梅子的陨落而倍感时光流逝的惶恐,因而发出急切的呼喊:“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梅子纷纷凋落以致“顷筐墜之”,而庶士不来,青春华彩无力与时光抗衡,女子迫切的心态可知。

《郑风·褰裳》中,主人公明明喜爱他人,女性的矜持让她不好直言,而婉曲地提醒对方:“子惠思我,褰裳涉溱”,暗示其主动示好。又惧对方不回应会使自己难堪,高傲地解嘲道“子不我思,岂无他人?”这里既有对自尊的维护,也是率直性格的显露。最终对方毫无回应,女子终以天性的泼辣,打破当初刻意的矜持,痛斥“狂童之狂也且”。两章的回环之中,情感几经转折,有多层的波澜。

《唐风·有杕之杜》,程俊英认为“这是一首恋歌,一个女子看中了对象,希望他来到身旁,招待他吃喝。”^{[5](212)}这个女子也是毫不掩饰地表达“中心好之”的爱慕之情,还做好了饭食,来“饮食之”,毫无忸怩之态。

《郑风·东门之墀》中女子和爱恋的人相距咫尺,对方的淡漠令她伤感。“其室则迩,其人甚远”,这种相见不能相恋,咫尺如在天涯的单相思,诗歌用一“迩”一“远”便把心灵的疏远表达出来。但她仍努力做着表白:“岂不尔思?子不我即。”表现出女子的执着和热情主动。

同样的热辣表白,《摽有梅》中读者更能体味时光流走的无奈,情感找不到落脚点的空旷感,恐惧感,与主人公产生人生空幻的深层共鸣。《褰裳》中更注重对人物形象的刻画,读者更多以观赏喜剧的心态观看主人公顾盼神飞的表演。《有杕之杜》和《东门之墀》一则爽朗直率地告白“中心好之”,一则直接怪怨对方“子不我即”,都是直接朴素的表达方式,相较之下,《东门之墀》因“室迩人远”的对比多了一层悠远的意味。

四 君子忘我的忧伤:《秦风·晨风》、《郑风·子衿》

曾经热恋过,而一方被背叛,或者被冷落遗忘,对不能忘情的一方来说,既有心灵被撕裂的伤痛,又有不能割舍的温暖旧情,还有对未来残存的希望,所以在夹缝里遭受感情的折磨。《诗经》中这类抒情主人公多为女性。

《秦风·晨风》表达女子即便遭到背叛,“如何如何,忘我实多!”三章反复质问“如何如何”,心伤到欲绝境地,却仍然“未见君子,忧心钦钦”,依然痴情不已,不能忘怀过去,盼望情人的回首。

《郑风·子衿》中的女子则是嗔怨。首先表达对男子的深切怀恋,“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对男子的冷漠表示不满,“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怨而无悔,依然是“一日不见,如三月兮”,情思未减。也是几层的委婉曲折。表面的谦和平静,掩藏不住满心的委屈惆怅。

相较《晨风》,《子衿》中的女主人公虽然表情达意温婉和平,但之中也有遭受到冷落后的小心试探,生怕由于自己的疏忽导致更深的疏远。这些或深或浅、程度不同的怨悔、嗔怒,都表现出女性对爱情视如生命的珍爱,以及因为在意怜惜而一再隐忍退让的柔软情怀。

五 对偶像的热烈赞美:《邶风·简兮》、《郑风·叔于田》、《郑风·太叔于田》、《齐风·卢令》《魏风·汾沮洳》、《陈风·月出》

诗经中有些诗篇表现出对所描绘的人物近乎崇拜的赞颂歌唱。如《邶风·简兮》、《郑风·叔于田》、《郑风·太叔于田》等。这些诗篇的主旨一般分歧较大,但仍有学者视为抒情者对爱恋对象如同偶像般的仰慕之情,将其归入爱情诗的行列。诗中并没有说明对方回应与否,我们既可以看成热恋中的男女对情人的欣赏,也可以视为单方面的爱恋。

如《邶风·简兮》,余冠英认为“这诗写卫国公庭的一场万舞。着重在赞美那高大雄壮的舞师。这些赞美似出于一位热爱那舞师的女性。”^{[31](35)}高亨先生亦说:“卫君的公庭大开舞会,一个贵族妇女爱上领队的舞师,作这首诗来赞美他。”^{[6](54)}

《郑风·叔于田》、《郑风·太叔于田》都是赞美猎人的诗篇,里面包含了女子对于所爱的仰慕欣赏之情。

《齐风·卢令》写一个姑娘夸赞自己的爱慕的人是个杰出的猎手。^{[7](283)}

《魏风·汾沮洳》也是表达女子对一位独具个性的男子的赞赏之情。

以上都是女子对男子的带有崇拜色彩的爱慕,《陈风·月出》则是男子对于月下遇到的美女的思念。他想像她的美丽,因而充满忧思。

这类作品大多热烈奔放,明朗欢快。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朱熹集注.诗经集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
- [2]方玉润.《诗经原始》[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3]余冠英.诗经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 [4]蒋立甫.诗经选注[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6.
- [5]程俊英.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6]袁梅.诗经译注[M].济南:齐鲁书社,1985.
- [7]高亨.诗经今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8]周振甫.诗经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
- [9]袁愈姿.诗经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看出,其一,《诗经》中的单恋诗主人公多为女性。只有《关雎》、《汉广》两篇作品明确了主人公的男性身份,《蒹葭》、《泽陂》主人公性别不明。有些作品虽未明言主人公性别,如《陈风·月出》,郑《笈》以为首句“兴者,以喻妇人有美色之白晰”,后人也多从“佼”字的训诂中得出此为男子仰慕月下美女的诗篇。《郑风·子衿》,从“青青子衿、青青子佩”为男子所服所佩,判定抒情主人公为女性。其余篇章基本都是抒写女性单向付出深情的作品。可见在诗经传唱及成书的时代,爱情在男女生活中的重要程度大有不同。而且,单恋的心态因性别不同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点,男性抒情主人公多表现出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对爱情有充满热望的憧憬,对爱慕者有大胆的追求,求之不得后苦闷伤心不至绝望的境地,感情的表达率真直接。这一点《关雎》和《汉广》表现得尤为突出。单恋中的女性,无论是泼辣大胆的表白,还是情难割舍的哀怨,心思情态都呈多重的委屈婉转。说明女性对爱情的全身心投入,以及更为执着专一、更加渴望长久相守的情感态度,遭受背叛和冷落也比男性更能放下自尊,委曲求全,既表现出女性宽容隐忍的特点,也透露出女性社会地位的卑下。其二,单恋作为爱情状态中的一个小小侧面,诗经中也能有如此丰富的内容展现其中的各种情态,描绘出多个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如温恭的君子,率直的樵夫,泼辣的女子,温婉的女子等等。相似的单恋情态中,对于人物细微的心理状态的不同也有入木三分的刻画,如《子衿》的微微嗔怨和《匏有苦叶》的痴情等待,或者侧重于表达不同的方面,如《摽有梅》和《褰裳》,从而使每一篇作品都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风格特质。

Unrequited love poems of *The Book of Songs*

YANG Shi-qin

(下转47页)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卡森·麦卡勒斯.伤心咖啡馆之歌[M].李文俊译.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2005.
- [2]柏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3]陈雪媛.《伤心咖啡馆之歌》中的男女地位[J].世界文学评论:2008,1.
- [4]林斌.《伤心咖啡馆之歌》的“二元性别观”透视[J].外国文学评论:2003,4.
- [5]林斌.西方女性哥特研究[J].外国语:2005,2.
- [6]徐颖果.女性哥特式:美国的女权主义文类[J].外国文学:2006,5.
- [7]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 [8]Carr, Virginia Spencer. Understanding Carson McCullers[M]. Columbia: U of South Carolina P, 1990.
- [9]David, Stevens. The Gothic Tradi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10]Fleenor, Juliann. The Female Gothic[M]. Montreal: Eden Press, 1987.
- [11]Moers, Ellen. Literary Women: The Great Writers[M]. New York: Oxford UP, 1976.
- [12]Showalter, Elaine. Sister's Choice: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American Women's Writing[M]. Oxford: Clarendon, 1991.

A Female Goth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Ballad of the Sad Café*

ZHU Li-jun

(Foreign Languages College, Luoyang Normal University, Luoyang, Henan 471022)

Abstract: Female gothic blends gender with genre efficiently. It employs gothic as the vehicle and means to probe into female issues in patriarchal society. The novella, *The Ballad of the Sad Café* by Carson McCullers, a woman writer from American south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s imbued with gothic features and reflects McCullers' feminist consciousness in the bud. From a feminist perspective, the essay analyzes such gothic elements as the awareness of feminism, gender identities, black humor atmosphere and dual significance of home. Also it explores the question about and denunciation of the male-centered principle and gender binary opposition in patriarchal society.

Key words: Carson McCullers; *The Ballad of the Sad Café*; Female Gothic; Feminism; Patriarchy

(责任编辑:张俊之)

(上接38页)

(Chinese Department, Heze College, Heze, Shandong 274000)

Abstract: Love poetry in *The Book of Songs* were rich in content, and unrequited love poetry was one kind of them. The emotional state of unrequited love between men and women were painted exquisitely and vividly. Similar to the unrequited love state, the subtl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people had different penetrating characterization, so that each work had emerged a different style of their characters.

Key words: *The Book of Songs*; Love Poetry; Unrequited Love

(责任编辑:张俊之)